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二十八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編號 D7914800

卷二十八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本文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爲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爲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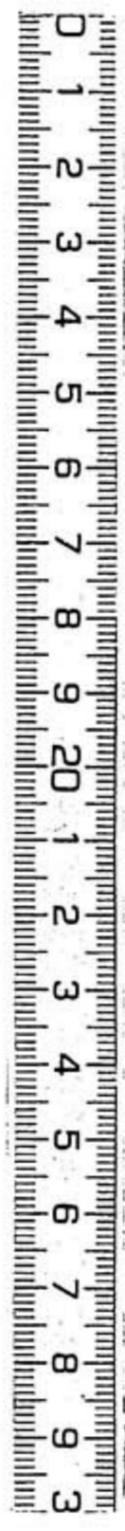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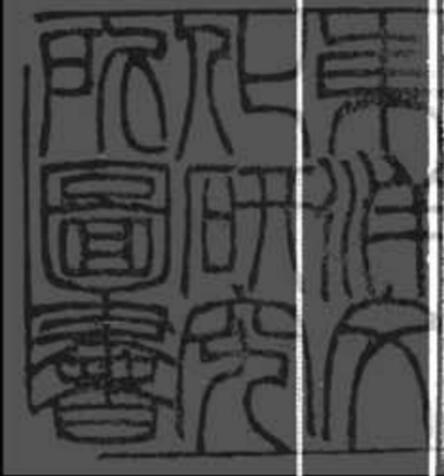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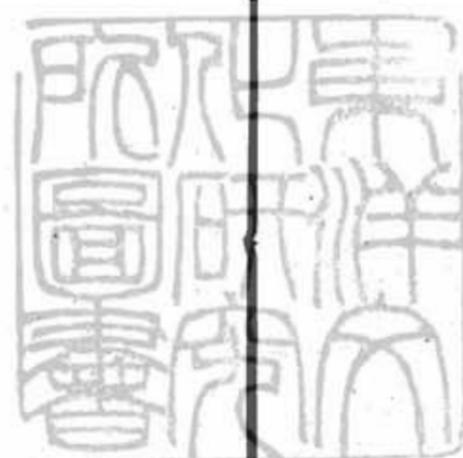
南風詩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043 一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八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書二

賀陳丞相俊卿

朱晦庵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鈞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懍懍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為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

且次第爲上言之爲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
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旣餘月政令之出黜
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
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愧歎未知
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
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
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
求以進其知板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抹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綏
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
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
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
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
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

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
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
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猶足以終
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爲今日之悒然也抑熹又
有請焉蓋熹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爲大臣不遇
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復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
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疆敵在前邊備未
立如之何其可爲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
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復思慮不
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脩慶而冒以爲請
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難
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與史大保

造

熹竊聞頃者几杖造朝禮際隆洽蓋自祖宗盛時所以褒崇故老報答元勳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自是以來人無愚智莫不咨嗟歎息以爲聖王尊師重道之意若此其厚而以明公平日自任之重卜之知其所以報此殊遇者必當有以度越前人決不肯爲張禹孔光以及近世之以明良慶會自居者之遺臭於無窮也今者變異重仍虜情叵測當宁側席有識寒心熹愚竊謂元老大臣同國休戚告猷之會誠有未及急於斯時者明公不能及此發口一言則永無報效之期終懷寵利之愧矣故頗深察愚言亟召門下直諒多聞之士曲加訪問俾盡其說兼總條疏悉以上聞於以報塞恩遇慰答群情追配前修一洗疑論計無便於此者不審明公亦有意乎狂瞽妄發惟明公有以寬之

答梁丞相

克家

熹伏讀賜教盛德不居退託愚懦仰惟明公之心正大光明不震洞徹無一毫有我自私之意而熹以妄庸受知之久又勤下問至於如此亦豈能恣然自閉一無所進以效其尺寸之愚哉但以此正此退藏不當出位是以於政體之是非人材之邪正一毫不敢有所陳說而獨請以王通所謂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者敬爲明公誦之其言雖近其指則遠伏惟明公於此試留意焉廣引人材勤攻已闕使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正者積之之多亦足以害吾之大正使吾至大至剛之氣日有所屈於中而德望威名日有所損於外是則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定國之功哉今天心未豫而民力已殫國威未振而虜情叵測惟明公於此深念而亟圖之則熹也受賜多矣狂言犯分亦惟高明有以寬之

與龔參政 茂良

熹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
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
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
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
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
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
德業得以無媿乎隱微而寢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旣足
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旣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
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
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
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况
初無此意而其所取行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

德重望爲海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但士
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
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蓋好士而
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
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耻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
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
而况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
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
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
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以爲誤矣江右舊多
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
取其彊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
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

不失望於明公矣衰病發伏所欲面論者非一而不獲前姑
其大者如此若蒙采擇則熹所不及言者必有輕千里而告於
明公者矣

與呂伯恭二

綱目近亦重脩及三之一條例整頓視前加密異時須求一爲
槩括但恐不欲入此千古是非林中擔當一分然其大義例熹
已執其咎但恐微細事情有所漏落所以須明者一爲過目耳
文海條例甚當但一種文勝而義理乖僻者恐不可取其只爲
虛文而不說義理者却不妨耳佛老文字須如歐陽公登真觀
記曾子固仙都觀菜園記之屬乃可入其他贅邪害正者文詞
雖工恐皆不可取也蓋此書一成便爲永遠傳布司去取之權
者其所擔當亦不減綱目非細事也況在今日將以爲從容
議開發聰明之助尤不雜置異端邪說於其間也

喜昨見奇鄉敬扣之以此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
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不
知是否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爲學之序爲已而後可以及人
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
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
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
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爲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
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愚見如此不敢不獻所疑
惟高明裁之

與張敬夫

昨見共父家問以爲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爲嘗經文定之
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尊君父
攘夷狄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

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
歟至所特改數處竊以義理求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若
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違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
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其父書詳言之復此具
稟更望虛心平氣去彼我之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
違之間知所處矣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振起之任平日深
於吾兄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爲憂若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無
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有不滿人意處而其流風餘弊又
將傳於後學非適一時之害也只如近世諸先達聞道固有淺
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
處但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
水濟水而益其疾也熹聞道雖晚賴老兄提掖之賜今幸略窺
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故敢控瀝一盡所
言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其詳則又具於其父書中幸取而并觀
之無怪其詞之太直也

答陳同甫

來教累紙縱橫竒偉神怪百出不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
所容其喙況於愚昧蹇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
於其間哉然於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復
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槩不過
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而其
所以爲說者則不過以爲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爲法
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爲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
爲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
爲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爲有息今旣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
君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

後反復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說而已若熹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即是有時而泯矣但謂之無常廢即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唯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

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喻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其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所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

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今已
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
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閑心
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
下便是真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
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
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
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
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鑪邊查礦中
撥取零金不亦誤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知
道之言且其爲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爲乃謂不得已而
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不足援以爲據若果見得不傳底
絕學自無此蔽矣今日許多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也乃

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
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
能人人爲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脩天地可立也天下
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脩天地
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即此一
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
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蟲哉蓋道未嘗息而人
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
盡制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
者爲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
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况謂其非盡欺人以爲倫非
盡罔世以爲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辯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
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

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謂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官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

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缺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儒攬金銀銅鐵爲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辯說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爲君子退不得爲小人正如攬金銀銅鐵爲一器不惟壞却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荀卿固譏游夏之賤儒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也之說古注得之若管仲爲當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產之徒爲當不得一箇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粗厲而鄙也其宅瑣屑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絕學一事却恐更須討論方見得

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
不見得却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
非真洪所謂慣者乃流殉而非真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
使義利之別不明舜蹠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
術不惟老兄爲有識所議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
熹之所深憂而甚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若猶未以爲然即
不若姑置是事而且求諸身不必徒爲說說無益於道且使下
莊子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

又

示喻縷縷備悉雅意區區鄙見常竊以爲亘古亘今只是一理
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爲而後世之所謂
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
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

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
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
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
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
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
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旣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
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
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
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
聞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天下雖大而所
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氏旣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

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天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爲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爲利爭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我者則固阻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頽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爲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合人

以爲筮籥邊物而不之省其爲喚銀作鐵亦已甚矣來論又謂凡所以爲此論者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不須如此費力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到此地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之爭耶況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其氣乎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於此不疑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也如何如何

與江尚書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

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累蒙教告終不能移也又蒙喻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以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

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近林黃中自九江寄其所撰祠堂記文極論濂字偏旁以爲害道尤可駭歎而通書之後次序不倫載蒲宗孟碣銘全文爲害又甚以書曉之度未易入見諒於此別爲序次而刊之恐却難辨也春陵記文亦不可解此道之衰未有甚於今日柰何柰何

答鞏仲至

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間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漢魏自爲一等

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與衡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習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然顧爲學之務有急於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弱決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悉棄去不能復爲況今老病百念休歇寧尚復語此乎然感左右見顧之重若以爲可語此者故聊復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來喻所云激六藝之芳

潤以求其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穢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槩抑此伸彼況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盡合天下之公也此說甚長非書可究它時或得回論庶幾可盡

答章秀才論詩

洪武宋景濂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不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疊疊數百言自以爲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人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三百

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悽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歿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是厥後至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逸韻殆猶太羹充飴不假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述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工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

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遵徐庾遂至頹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柰何弱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惟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辭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穠鮮於藺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

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
於大曆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
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爲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
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挾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
中而措辭幻眇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
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艷於
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沈涵靈運而句意
尚竒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澁盧仝劉叉自出新意而涉
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
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况厠之開
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
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
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

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
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
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
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微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
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普得其髣髴者元祐之
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衆作又廢矣
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奮而句律踈或煨煉精而情性遠
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
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爲流俗
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
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
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
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律崇卑固若隨世而變

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不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惟深於此與者乃能察知爾雖然為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尚烏可謂之詩哉何者詩乃吟詠情性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後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可為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闊視前古為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為豪而不復知有冲和純粹之音可勝歎哉可勝歎哉濂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誦所聞惟足下裁擇焉

答程伯大論文

朱元會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世之下其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才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澌盡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超然而不群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比辱賜書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為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為文者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辨也至其發言遣辭又奚以剽賊為工哉今不本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而並駕哉老蘇之文頓挫曲折蒼然鬱然鑿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譏焉者良以其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

望其言之立而不仆耶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
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弗可以
亂爲文而不以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必有體製
而後工拙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梁榱桷之任雖不能以大
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
室其制度固懸絕而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
之室將同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
斷車而肖於舟奚可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
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乃悉古書奇字而駢集鱗次焉不
幾於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也耶蘇子謂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
然尺寸而割之錯雜而紐之以爲服則縑繒之不若今先生乃
欲集群英以爲華爲卉其亦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婁人爲覘
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寶財賄以爲計得

矣一日微者獲之則蕪然盜也今爲文者至死不悟且徼役焉
割裂而綴輯之則其氣固已蕪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
排憂之力哉且古之爲文非有心於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
而文生也故鼓之而爲濤含之而爲猶蹙之而爲縠澄之而爲
練激之而爲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於
物也獨不然乎織者穠者丹者堊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者
豈物物而彫之哉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彼有昧於此
者三年而刻葉且文猶樂也夫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
人心以正桑間濮上淫哇煩趣而人心風俗蕩而忘返使先生
而與聞制作將安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教之曰苟無毛
嬙西施之美質則不能不借夫粉黛之假以掩其陋是朽木可
得而彫糞土之墻可得而圻矣無塩天下知其惡也被珠璣曳
羅綺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瞽也則可奈之何天下

之不皆瞽也先生殆未覩夫正色也先生又謂吾五常論其猶
玄耶太玄擬易而作然易出於造化之自然而玄出於智慮之
私而已故不能免夫牽合艱難之態先儒固已譏其勞且拙矣
故今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之者今先生乃欲著書以擬玄吾
恐其不堪爲覆瓿用矣先生又謂吾嘗作詩命其集曰胡慮且
魯論詩序言詩之用若彼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笑視古
詩之風亦少貶矣此亦好怪之過也先生卒教之曰其觀吾文
也還以一言庶有以知吾子之是是非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
壞極矣遺風餘習入人之深若黑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非返
之則不足追乎古先生之心自以爲過之矣而烏知其異於彼
也先生之文始欲其竒也而卒以拙始欲其麗也而卒以惡始
欲其雄也而卒以弱其風格言論莫不叛於古矣則亦難乎據
而言之矣且先生既與吾異則僕雖言之而無當於其心矣僕
欲挽先生於迷途則願悉吐出其中之蘊取韓孟文日夜誦之
覺已之見與向者異焉然後一吐其詞庶有合乎僕於學廢棄
之日常多加以怠惰不力然於作者之風致竊有見焉故敢畧
陳其說其然之耶其不然之耶迷悟之機判於此矣幸毋忽

與秦裕伯書

吳魯客

海再拜景容徵君足下曩年行李去時承惠字戒別尋至河口
追餞不及沿流至下洞竟不得見而還自後煙塵蔽隔音問難
通遂有山河之異聞太夫人捐館驚惶殊甚奔慰莫由近日乃
知從者在金陵適使者至見招云因足下稱說嗟乎足下乃有
不知僕者耶僕無意用世久矣老母年垂九十病癯逾年起止
非人不可僕奔竄之餘得軟脚疾是亦幾癯今鬚髮盡皓無一
莖黑者一房九口無先疇足賴二先弟房下嫠婦癡子七人是
果誰仰哉六喪積年未舉每一興念五內摧碎惟足下爲僕念

此又凡今日求退者足下當力佑成之勿奪其志新朝苟欲倡名義厚風俗則何必一切招之使來乎辱足下知舊故布衷曲定下幸自愛勿撓微志不宣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八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九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記一

漢光武東封泰山記

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班于群神遂覲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氏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鷄鳴狗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